

第一章 秦王要納妃

大清早的時候，瓊樓到處都靜悄悄的，沒有聲音，人們忙碌了一夜，這會兒正是最清靜的時候，靠近角門的偏僻位置有一排下人房，傳來吱呀一聲，門被打開了，一團人影從裏頭走出來。

那真的是一團，好似個胖乎乎的棉花球，穿著淺蔥色的衫子，正一邊挽袖子一邊往外走，細細一看，原來是個少女，臉頰微微鼓起，跟胖胖的包子一般，簡直看不清原本的模樣。

但是勝在膚色玉白，一雙眼睛如浸在清泉中的黑玉，十分漂亮，令人見了便覺得舒適，不難想像，若是她瘦下來之後，樣貌或許也差不到哪裏去。

她眼下雖然胖了些，但是皮膚白生生的，細皮嫩肉，也不算難看了，總讓人想起年畫上的胖女娃，瞧著有幾分可愛的氣質。

她還沒走出幾步，旁邊的屋門開了，走出一個年紀大些的少女，叫住她道：「奴兒，妳要去後廚嗎？順便幫我帶一盆熱水回來。」

林奴兒翻了一個白眼，這才轉過身，面上換了笑模樣，道：「秋玉姊姊，姑娘眼看就要起了，昨兒晚上有貴人留宿，我得趕緊著去伺候呢。」

秋玉嗤了一聲，「不知道的還以為妳伺候的是貴人呢，巴巴地著急，她這會兒肯定還沒起來，妳先替我打水。」

林奴兒笑而不語，秋玉頓時明白了她的意思，氣呼呼地扔下一句，「等著。」

她進了屋，去而復返，手裏拿了幾個銅錢，凶巴巴道：「喏，夠了嗎？」

林奴兒立即笑起來，一雙黑玉似的眸子彎成了新月，她接了銅錢，笑意盈盈地道：「好姊姊，您只管等著便是，奴兒這就替您打水來。」

與之前的態度截然不同，秋玉簡直被她氣笑了，伸出纖纖指尖戳了戳她的額頭，笑罵道：「見錢眼開的小東西，這會子倒知道叫好姊姊了。」

她說著，又問道：「妳這些年跟著咱們的頭牌姑娘，就沒撈著些好處嗎？眼皮子怎麼總是這樣淺？」

林奴兒眨巴眨巴眼，她這樣看著人時，就顯得眼神清澈如水，十分真誠，道：「奴兒只是個伺候人的，不求什麼好處。」

秋玉望著她那雙眸子，心中忽而一動，伸手捏了捏她鼓鼓的、軟綿綿的臉頰，道：「妳若是瘦一些就好了，頭牌哪裏輪得到她做？」

林奴兒連忙往後仰了仰頭，把自己的臉頰解救出來，笑著道：「秋玉姊姊高看奴兒了，奴兒哪有那種本事？時候不早了，奴兒該去後廚了。」

秋玉看她笑起來見牙不見眼，心想，自己方才也是魔怔了，就她這樣的，哪裏構得上資格做瓊樓花魁？做花魁的丫鬟還差不多，遂懶懶擺手道：「快去吧，我還等著熱水梳洗呢。」

林奴兒出了院子，把手裏那幾枚銅錢掂了掂，塞進了袖袋裏，往後廚的方向走去，一路上碰見了幾個趕早起來伺候的小丫鬟，同她們一一打過招呼，林奴兒的人緣頗好，大夥兒都嘻嘻哈哈地叫她奴兒妹妹。

林奴兒也笑，待到了後廚，只見廚房裏頭灶上燒著水，籠屉裏散發出裊裊的熱氣，

她揚聲喚道：「孫婆婆？」

灶下慢騰騰地站起個老嫗來，輕輕咳嗽著，一邊招呼道：「奴兒來啦。」

林奴兒接過她手中的柴火，道：「我來幫您吧，怎麼只您一個人？小梨呢？」

孫婆婆道：「她昨夜看了一晚上的火，我讓她去後邊睡下了。」

林奴兒把柴火塞進灶膛，熟練地撥了撥火堆，好讓它燃得旺一些，孫婆婆看了一會，轉身走開，不多時再回來，手裏端了一個盅碗，道：「早上熬好的，趁熱喝了吧。」

聞言，林奴兒扔下柴枝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塵，接過了那盅碗打開，一股騰騰熱氣升起，肉香撲面而來，那是一碗肉湯，上面漂浮著一層白花花的肥肉臊子，油足有半個指節厚，讓人疑心這碗肉湯是不是用肥肉熬出來的，膩得令人噁心。

然而林奴兒就像是完全察覺不到似的，端起碗來一氣兒就喝了半盅，孫婆婆適時遞過一碗濃茶來，她連忙喝了一口，用苦澀的茶味壓下胃裏的翻騰噁心感，好不容易才喝下去。

正在這時，後屋門打開了，一個穿著粗布衣裳的少女走進來，一邊打了個呵欠，看見林奴兒在，面上露出笑來，「奴兒姊姊來了。」

林奴兒抬頭看了一眼，來人正是小梨，她看起來很瘦，但是模樣十分清秀，林奴兒不錯眼且神情嚴肅地盯著她看了一會。

小梨覺得有些怪怪的，不解道：「奴兒姊姊，怎麼了？」

林奴兒蹙起眉頭，道：「妳臉上的痣呢？」

小梨啊呀一聲，連忙摸了摸臉，只摸到一些黑色的痕跡，她捂著臉驚慌道：「肯定是方才小睡的時候蹭掉了。」

林奴兒放下碗，快速揀了一根早已熄滅的冷炭，起身走向她，用那枝炭在她臉頰右側畫出一個圓圓的黑點來，一邊教訓道：「怎麼這樣不小心？我不是早告訴過妳，出門之前一定要照一照自己嗎？」

小梨縮了縮脖子，支吾道：「剛才一時睡迷糊了。」隨即又討好地說：「是我錯了，奴兒姊姊別生氣。」

林奴兒替她畫好了那一個黑點，搖了搖頭，嚇唬她道：「要不是只有我和婆婆在，妳早被人瞧見了，到時候叫大娘子把妳抓過去接客人。」

小梨果然怕了，又忍不住摸了摸臉，林奴兒怕她把炭粉蹭掉，打掉她的手，凶巴巴道：「下回再也不要管妳了。」

小梨笑著道：「怎麼可能，奴兒姊姊最心軟了。」

林奴兒翻了一個白眼，哼道：「我才不心軟，關我什麼事情？」

她走到灶臺邊，深秋的天氣，就這麼一會功夫，那碗湯已經沒了熱氣，上面凝結了一層油花，看起來更噁心了，小梨跟著她，嘀嘀咕咕道：「可是每天都要畫痣，太麻煩了，我還總是忘記，奴兒姊姊，不然我同妳一起喝湯吧？」

林奴兒聽了，二話不說，把手裏的碗往她面前一送，道：「喝吧。」

小梨瞧了一眼那厚厚的白色油花，胃裏不受控制地一陣翻滾，頓時想乾嘔，她連連搖頭，還退了一步，眼中升起崇敬之色，道：「還是不了，畫痣挺好的。」

林奴兒輕嗤一聲，端起那碗湯一飲而盡，而後面不改色地擱下碗，抹了抹嘴，對孫婆婆道：「婆婆，姑娘那邊該起了，我先走了，中午再過來。」

孫婆婆一直微笑著看她們兩人，這會兒便輕咳著點點頭，「好，好，妳去吧。」

林奴兒想了想，從袖袋裏摸出幾個銅錢來，遞給她道：「婆婆拿著吧，去看看大夫，總是咳嗽不好。」

孫婆婆不肯要，推辭一番，林奴兒道：「左右我還在這樓裏，拿了錢也沒處花去，這是早上秋玉姊姊給的。」

孫婆婆這才收下了，林奴兒打了一盆熱水，離開了後廚，小梨支著頭坐在門檻邊，望著她的身影消失在院門處，忽然道：「婆婆，奴兒姊姊是不是想走？」

孫婆婆慢騰騰地往灶裏塞柴火，聞言笑道：「她會走的。」沉默了一下，又道：「瓊樓不是什麼好地方。」

小梨認真地點點頭，轉頭看她，「我也想跟奴兒姊姊走，婆婆，我們帶您一起，好不好？」

孫婆婆被這看似天真的話逗笑了，她只是歎息著搖搖頭，不知是不相信，還是不想走。

林奴兒把打來的熱水送到秋玉的房裏，這才匆匆忙忙地往外走，整個瓊樓是一個回字形，最中心是一座高樓，足有三層高，上面掛滿了紅紅的燈籠，夜裏從外面看去，既富貴又華麗，不愧為京師裏最大的銷金窟，無數的黃金白銀如流水一般花出去，換來各色美人們的垂青歡笑。

在這裏，一擲千金，絕不是什麼誇張之談。

林奴兒進了樓裏，熟門熟路地上了頂層，到了一間廂房前，聽見裏面傳來了令人面紅耳赤的動靜，女子輕吟，床榻吱呀作響，她早見慣了這場面，十分淡定地在門口垂手候著，在心裏默數著時間。

待那陣子聲音平息下來，林奴兒才輕輕叩門，道：「姑娘，要送熱水嗎？」

裏面傳來懶懶的應聲，林奴兒下了樓，吩咐人去打水來，自己又回了廂房前，門已經開了，裏頭男人不知說了什麼，把銀雪逗得咯咯直笑，道：「真的變傻了嗎？」

「那還有假？」男人懶懶說道：「我就在旁邊親眼看著，他抓起那個泥人咬，最後還哭了，這不是傻子就是失心瘋。」

銀雪好奇道：「他那樣的身分，沒請大夫瞧嗎？」

男人道：「請了啊，都是無用功，再說了，如今皇上一病，太子昏迷，他的靠山也倒了，誰還有功夫管他？都巴不得他傻一輩子才好。」

銀雪輕輕啊了一聲，那男人又道：「聽宮裏的消息，是說想找個女人來跟他成親，沖沖喜，興許能治他的傻病。」

銀雪驚訝道：「這……嫁給一個傻子？」

男人笑起來，伸手捏了捏她嬌嫩美麗的臉，道：「換妳妳會願意？」

銀雪連忙搖頭，嬌嗔道：「奴家才不要呢，一個傻子哪裏比得上公子的好？」

林奴兒聽在耳裏，心裏默默道：那肯定比不上禮部尚書公子的銀子好。
男人似乎十分得意，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連妳都不願意，旁人就更不必說了，那些官家貴女一個個推托還來不及呢。」
他說著，抬眼正好看見了門邊的林奴兒，道：「妳這胖丫頭配他倒是正好，一個醜，一個傻，簡直天生一對。」
林奴兒在心裏罵道：那也比不上您這份兒賤。

昨夜點了銀雪牌子的貴人，正是房裏這位禮部尚書家的公子，一個晚上就花了二百兩雪花銀，春宵一度，也不知禮部尚書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去。
林奴兒在心裏暗暗唾棄一番，一邊伺候銀雪梳洗，禮部尚書的公子已經離開，銀雪擺弄著手裏的玉佩，那玉看起來十分溫潤，雕工精緻無比，一看就知價值不菲。
林奴兒忍不住多看了幾眼，忽聽銀雪道：「喜歡？」
聞言，林奴兒立即垂首，輕聲道：「不，只是覺得這玉好看。」
銀雪笑了一聲，把玉隨手扔在了妝臺上，發出啪嗒一聲脆響，林奴兒聽著都覺得心痛，面上卻不顯，繼續替她挽髮。
銀雪盯著面前的菱花銅鏡，昏黃的鏡子將兩人的容貌映照出來，她不錯眼地打量著林奴兒，道：「我記得妳似乎是和我同時被買進來的。」
她說著，轉過臉來，美麗的眼眸望著林奴兒，幽幽道：「那時候，大娘子還說，妳生得比我好看，以後一定會是頭牌，怎麼如今長成了這副模樣？奴兒，妳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呀？」
林奴兒的手微滯，花鈿上的寶石便勾纏住了銀雪的髮絲，她吃痛低呼一聲，抓起玉篋狠狠砸向她，「蠢貨！笨手笨腳的！」
林奴兒連忙跪下來，「姑娘饒命。」
花鈿卻還纏在髮絲上搖搖欲墜，疼得銀雪細眉緊蹙，早忘了之前的話，只咬牙罵道：「還跪著做什麼？給我拆下來啊！」
林奴兒趕緊起來，麻利地替她解開了花鈿，重新梳好別上，銀雪看她低垂的眉眼，額角還留著方才被砸出來的紅色印子，蹙了眉，衝著妝臺抬了抬下巴，倨傲道：「這玉賞妳了。」
林奴兒看過去，見是之前那枚玉佩，頓時覺得額頭也不疼了，高高興興地謝賞道：「謝謝姑娘。」
忙了一上午，待到晌午，銀雪需要小睡片刻，這一段時間算是林奴兒最清閒的時候，她揣著那一枚玉佩離開了瓊樓，找了一間當舖進去。
當舖的掌櫃舉著那一塊玉，對著天光左看右看，恨不得把每個紋路都數清楚了。
林奴兒托著腮道：「可透光哩，您老數完了嗎？」
掌櫃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不是想謹慎點嗎？不過林姑娘是老熟客，老朽自是放心，放心。」
林奴兒問道：「您給個數兒？」
掌櫃比了一個手指頭，「這個。」

林奴兒直起身去奪玉，老掌櫃欸了一聲，忙讓開些，一疊聲道：「別急別急，還有得商量，妳這玉佩是活當呢，還是死當啊？」

林奴兒道：「自然是死當。」

掌櫃略略湊近了些，低聲道：「林姑娘，老朽就直說了，這玉是不錯，不過妳這若是死當麼，我最多只能再加這個數。」

他比了三個手指，林奴兒看他那表情，便知對方疑心這玉佩來路不正，頓時呸了一聲，怒道：「姑奶奶的東西來路正經，要您老來操這份蘿蔔心？」

她搶了那玉佩就走，京師裏頭當舖多得是，姑奶奶不受這鳥氣。

林奴兒揣著玉佩，一連跑了三家當舖，那些掌櫃夥計約莫是看她年紀小，報出的價格竟是一家不如一家，明顯是想誑她，最高的也才八兩銀子，比第一家還低了五兩，讓林奴兒氣了個半死。

她在街頭站了半天，最後扭頭往第一家當舖走，雖說好馬不吃回頭草，那老掌櫃是惹姑奶奶生了氣，可是她生的氣不值五兩銀子，沒必要和錢過不去，畢竟再攢一攢，錢就快夠了。

林奴兒十三兩銀子賣了玉佩，揣著錢出了當舖，卻聽長街盡頭傳來辘轳車輪聲，伴隨著驅趕行人百姓的吆喝，林奴兒隨著人群擠到了街邊，扭頭望去，只見軍士們簇擁著車隊行來，聲勢浩蕩。

旁邊有人道：「這又是哪家大人出行？好大的排場。」

「這你就不懂了吧？這車上頭的是太子。」

「呸，不是說太子被叛軍刺殺，受重傷昏迷了？」

「就是啊，算算日子，是該回到京師了。」

林奴兒聽了一會，車隊已經消失在御街的轉角處，幾乎看不見了，長街再次恢復了通行，人群熙攘。

她想，這天家也夠倒楣的，病的病，昏的昏，傻的傻，可見這天底下第一有權勢的人過得也不比她快活。

不過這都與她不相干，林奴兒摸了摸懷裏的銀子，高興地回到自己的屋子，這屋子很小，原來是堆放雜物的，後來她求了銀雪，才得來這麼一個房間，否則像她們這樣的丫鬟，是沒資格獨自住的。

林奴兒把桌子下的一塊方磚揭開，下面被挖空了，裏頭有一個古舊的酒罈子，她從袖子裏摸了摸，只摸出一枚銅錢來，丟進那罈子裏，發出鏜的一聲脆響，然後就是賣玉佩的碎銀子，鏜鏜鏜……

林奴兒簡直愛極了這個聲音，清脆悅耳，如同天籟，美妙無比，她又把罈子抱出來，將裏頭的錢仔細數過一遍，確定沒錯，這才心滿意足地放回去，重新用方磚蓋好，使得外面看不出一絲痕跡來。

這些都是她這麼多年努力攢下來的積蓄，自八歲被賭鬼爹賣進瓊樓抵債，一晃眼又過去了八年，林奴兒小心翼翼地活著，始終沒有忘記，她被強行送入瓊樓的那一天，扒著門檻，看見那個中年男人頭也不回地離開。

她在心裏發誓，一定要活著出去，不再被任何人這樣拋下。

乾清宮，帝王寢殿。

空氣中散發出一股濃濃的藥味，宮婢們正輕手輕腳地收拾碗勺，當今皇帝穿著寢衣靠在床頭，雙眼微闔，他看起來憔悴蒼老，透著一股子病氣。

門外有個老太監輕手輕腳地進來，悄聲稟道：「皇上，太子殿下回來了。」

景仁帝緩緩睜開雙目，「派太醫去了嗎？」

「太醫院院首已經過去了。」

景仁帝直起身來，「朕去看看。」

梁春連忙扶住他，「皇上您慢點兒。」

景仁帝病了許久，身體虛弱，待收拾妥當，坐上龍輦時，已是氣喘吁吁，他忽然道：「去把梧兒帶過來。」

梁春聞言立即離開。

顧梧是今上的第五子，受封秦王，也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，年十七，才思敏捷，文武雙全，容貌性格都是萬裏挑一的好，十分受皇帝的寵愛，但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。

就在兩個月前，秦王失足落馬，跌壞了腦子，醒過來時已經變得癡癡傻傻，心智宛如五歲稚童，甚至很多人都不認得了，太醫們花盡了心思，秦王的病卻仍舊沒有起色。

最喜歡的小兒子跌壞了腦子，寄予厚望的儲君又遭遇刺殺，昏迷不醒，陡然遭此打擊，景仁帝一病不起，短短幾日便白了頭，最嚴重的時候，連起身都困難。今日是聽聞太子被護送回京師，景仁帝一早就勉強打起精神等候，好去見他的兒子一面。

龍輦終於到了東宮，外頭傳來了輕微的人聲喧譁，景仁帝下了車輿，循聲看去，只見一個身著霜色錦袍的少年正坐在轎子裏，兩手扒拉著轎簾，無論宮人如何勸說也不肯下來，正是顧梧。

一旁的梁春急出一頭汗，努力勸道：「我的殿下，您瞧，皇上在等您呢，您不想探望太子殿下嗎？」

顧梧不高興地道：「我現在不想看，不看，我要回去！」

梁春勸了又勸，都快給他跪下了，秦王仍是不理，他現在的心智只有五歲，不能指望一個稚童懂事，也不能與他計較。

景仁帝心中一痛，歎息道：「罷了，梁春，派人送他回去吧。」

梁春應下，看著那轎子被抬走後，他才勸道：「殿下如今是病了，不曉事，皇上別怪罪，等殿下日後痊癒，自然就都好了。」

景仁帝苦笑一下，想起另一事來，道：「給梧兒納妃的事情怎麼樣了？」

梁春答道：「定下了，是柴尚書家的嫡女，年紀正適合，日子也挑好了，是個頂頂好的黃道吉日。」

景仁帝走了幾步路，便覺得虛弱，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油然而生，他道：「那就

行，一切事宜從簡，趕緊辦了吧。」

「奴才遵旨。」

傍晚時候，夜幕四臨，在外面鬼混了一天的柴永寧回到自家府邸，才進了花廳，一個越窯蘭紋美人瓶匡噹砸在了他的腳邊，摔了個粉碎，嚇得他險些跳起來，抬頭一看，滿廳室一片狼藉，宛如被匪寇掃蕩過一般，他的親妹妹正伏在桌几上嚎啕大哭。

柴永寧只得看向旁邊的母親，低聲道：「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誰又惹著她了？」

柴夫人眼眶微紅，道：「還不是怪你爹。」

柴永寧奇道：「我爹又做了什麼？」

柴夫人道：「宮裏商量給秦王娶親沖喜，人家商量人家的，他一個禮部尚書去搭什麼話？倒被人家揪住話頭，歪纏不清了。」

柴永寧想起自己今日與銀雪說笑的事情，又看了看正在抽泣的親妹妹，心裏頓時有了一種不妙的預感，「最後這親事不會落到了婉兒頭上吧？」

柴夫人傷心起來，拭淚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秦王如今癡癡傻傻，聽說連吃飯也要人餵，走路還得要背著，婉兒嫁過去哪裏還有好日子過啊？」

那頭柴婉兒聽見這話，悲從中來，哭得越發大聲了，她用力一拍桌子，發出咚的一聲巨響，然後站起身來，跺著腳哭嚷道：「娘，我不要嫁給秦王！」

柴永寧感覺地面都開始震動了，他嚇了一跳，連忙道：「妳好好說話，別跺腳。」

柴婉兒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哪裏管他這麼多？兀自叫嚷道：「讓我嫁給一個傻子，我寧願去死，我明兒就投了井去！」

柴永寧心說：就妳這膀大腰圓的體型，怕是會把井口卡住。

柴夫人心疼女兒，母女兩人抱頭痛哭，喊著心肝肉兒哭個沒完，讓柴永寧一個頭兩個大，他瞧著自己妹妹那如小山一般的身材，腦中不期然閃過一個人影，忽然道：「妳若不想嫁也行，我有一個主意。」

柴夫人與柴婉兒頓時止了哭泣，齊刷刷地看向他，柴永寧便把主意如此這般地說了。

柴夫人皺著眉，憂慮地道：「此法可行得通？萬一被人發現如何是好？」

柴永寧道：「這有什麼行不通的？到時候讓婉兒去外祖父府上避一避，別回京師，那秦王又是個傻子，哪裏認得人？退一萬步說，若是真被發現了，便讓爹將那丫頭收作義女，名義上也是咱們柴府的小姐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扯著唇角露出一抹笑，道：「皇上如今重病臥床，太子也昏迷不醒，這緊要關頭，誰還顧得上那個癡傻的秦王？」

柴婉兒一拍兄長的手臂，大喜過望，「好！還是哥哥聰明！」

柴永寧被她那手勁拍得齙牙咧嘴，還得忍著，陪著笑對柴夫人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今天晚上就去辦，娘，妳支點兒銀子給我，我再去一趟瓊樓。」

第二章 計畫趕不上變化

夜色微濃，華燈初上，瓊樓的燈籠次第點亮，絲竹聲中來往尋歡的客人漸漸多了起來，樓裏的姑娘們也都從屋子裏出來，各個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紅戴綠地招徠客人。

銀雪作為瓊樓的花魁，自是不用這樣拋頭露面，她人生得美，名氣又大，多的是男人列隊捧著銀子來，只求能一入美人帷幕。

林奴兒守在樓梯口，托著腮百無聊賴地朝樓下看，臺上有姑娘們在跳舞，還有吹拉彈唱，各個都使出了絕活兒，她看了一會，正覺得沒什麼意思，便有個丫頭上來，向她道：「奴兒姊姊，大娘子說了，今兒晚上還是柴公子，妳趕緊讓銀雪姑娘準備準備。」

林奴兒應下，眼看二樓上來了一行人，打頭就是那個禮部尚書的公子，她心裏唾棄地想，果然是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，萬惡的貪官。

一邊罵著，她一邊回了廂房，銀雪斜倚在榻邊，體態風流，袖子挽起，露出一段纖細的皓腕，正在逗缸裏的金魚。

林奴兒道：「姑娘，柴公子來了。」

銀雪唔了一聲，人也不動，不多時，門外傳來了腳步聲，那人入了廂房，一身深紫色的錦袍，頭戴玉冠，風度翩翩，端的是人模狗樣兒，上來就笑嘻嘻地抱住銀雪。

林奴兒垂下頭，正想退出去，忽然聽他喚道：「那丫頭，妳且慢。」

銀雪細眉微動，看了林奴兒一眼，語氣驚異道：「公子瞧上她了？」

林奴兒也是愕然，一雙黑玉似的眸子盯著柴永寧，心道：這人看著好好兒的，怎麼眼神就不好使了呢？

銀雪那句話一出，別說林奴兒，就是柴永寧也嚇了一跳，連忙擺手道：「怎麼可能，我豈會看上她？」

他的表情甚是嫌棄，林奴兒心裏也嫌棄，默默道：就是，我怎麼會看上你？

銀雪似乎覺得他這避之唯恐不及的反應十分有趣，掩口輕笑起來，眉目微彎，美人一笑，風情萬種，柴永寧看得險些酥了骨頭，摟著她用力親了一口。

銀雪輕輕推了他一把，嬌嗔道：「你還沒說叫住我的丫鬟做什麼呢？」

柴永寧笑了，道：「這卻不能與妳說了。」

銀雪一怔，她是十分知情識趣的，笑著起身道：「那奴家先迴避了。」

她說完，自出了門去，柴永寧往榻上坐下，看向林奴兒，問道：「胖丫頭，妳想不想離開瓊樓？若是想的話，我可以替妳贖身。」

這下林奴兒實實在在地愣住了，抬起頭來，不確定地看著他，謹慎地沒有一口答應，而是不可置信地問道：「公子要替奴婢贖身？」

柴永寧笑起來，拿起酒杯喝了一口，道：「是啊，不過倒也不單單只是替妳贖身，妳出去之後，是要替我做一樁事情的。」

聽了這話，林奴兒倒是不意外了，她早已過了會相信天上掉餡餅的年紀，這世上的任何好事，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，柴永寧與她非親非故，毫無情誼，又怎麼會無緣無故替她贖身？

肯定是有陷阱，她警惕地想，反正她的贖身錢快攢夠了，絕不能出了虎口又進狼窩。

她斟酌著道：「奴婢自幼便在瓊樓長大，只是一個粗使丫鬟罷了，除了伺候人沒有別的本事，公子這樣的身分，有什麼事情是需要奴婢去做的？」

柴永寧笑吟吟道：「是這樣的，我有一個遠房表妹與人定了親，但是她實在不願意嫁過去，家裏人也不同意這樁婚事。」

林奴兒不解道：「既是不同意，推辭了便是。」

柴永寧答道：「哪裏這樣簡單？那戶人家的權勢可不是我們能比得上的，若是推辭，怕是會得罪他們。」

輕描淡寫幾句，林奴兒卻在轉瞬之間想起了一件事，渾身上下都僵直起來，一個令人悚然的猜測漸漸浮現，果不其然，她聽見柴永寧繼續道：「妳這丫鬟有幾分神似我的表妹。」

呸！林奴兒心中暗罵，什麼遠房表妹，那人怕就是你的親妹妹，結親的人家身分比你們高，你們上趕著巴結還來不及，這會兒卻想要往外推，當中肯定是出了什麼不得了的大問題，你可是禮部尚書家的公子，論起家世來，比他高的屈指可數。林奴兒再一想他早上說過的話——秦王癡傻了，宮裏想要給他娶一門親事沖喜，如今看來，明顯是挑中了柴永寧的妹妹。

思及此處，林奴兒氣得手都有些抖了，皇家的親事，他們也敢這樣胡亂搪塞，來日若出了事，旁人且不說，頭一個死的就是她！

柴永寧解釋了一通，卻見林奴兒垂著頭，不言不語，遂問道：「丫頭妳可願意？」

林奴兒依舊埋著頭，低聲道：「奴婢——奴婢只想伺候姑娘，不想別的。」

柴永寧沒想到會被一個低賤的婢女拒絕，登時有些氣不順，皺著眉道：「妳可想清楚了？那戶人家有權有勢，妳代我妹——我表妹嫁過去做當家主母，榮華富貴一輩子都享用不盡，不比妳在這青樓裏做伺候人的丫鬟來得好？這可是打著燈籠都找不著的好事。」

打著你的燈籠找鬼去吧！林奴兒在心裏暗罵，口中還是唯唯諾諾，「奴兒一輩子沒出過瓊樓，也沒見過世面，怕……怕到時候誤了公子的事情。」

聽了這話，柴永寧眉頭深皺，轉念一想，倒也確實如此，一個青樓裏長大的婢女，言行舉止都透著一股小家子氣，以後萬一真惹了什麼事，說不得還會牽連自家，遂就此作罷。

柴永寧打住了這想法，又對她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妳不許往外透露半個字，若叫旁人聽見了風聲，我自有的是法子整治妳。」

語氣裏的狠厲和威脅絲毫沒有作假，林奴兒的身子輕顫了下，連忙道：「公子放心，今日奴兒什麼都沒有聽見，只知道公子是過來聽姑娘撫琴的。」

柴永寧這才緩和了表情，道：「行了，妳下去吧。」

林奴兒連忙退了出去，叫來銀雪入內，然後悄悄把房門掩上，深深呼出一口氣來，聽著屋裏頭傳來男女調笑的聲音，又暗暗唾罵了一陣，這才走開。

一夜過去，次日清早，林奴兒本該去伺候銀雪晨起，但是她擔心那柴永寧還沒走，

到時候兩人撞見又生出什麼事端，便對一個相熟的丫鬟央求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今日身子不大爽利，妳能替我去姑娘跟前當個差嗎？」

那丫鬟是個好脾氣的，二話不說就應下，林奴兒看她離開，這才去了後廚，瞧見孫婆婆正坐在凳子上擇菜，招呼了她一聲，「婆婆，我來幫您。」

孫婆婆笑了，咳嗽起來，一邊進了灶屋，出來時手裏照舊端了一碗肥膩的肉湯，林奴兒平日裏喝習慣了，今兒不知道怎麼，忽然想起柴永寧那張令人作嘔的臉，險些把湯吐出來。

孫婆婆問她道：「是遇到什麼事了嗎？」

林奴兒蹲在地上發呆，聞言愣了一下，然後抹了抹嘴，搖頭道：「沒事。」

孫婆婆輕輕咳嗽著，「有事咳咳……就要說，別悶在心裏，啊。」

林奴兒點點頭，「婆婆，我心裏有數的。」

她又問：「您去看大夫了嗎？可吃藥了？」

孫婆婆道：「吃了，昨天小梨去給我抓了藥。」

林奴兒摸了摸她枯瘦如老樹皮一般的手，道：「天氣冷了，我給婆婆添置一件冬衣吧。」

孫婆婆不贊同，又咳了幾聲才道：「妳那幾個錢，別胡亂用了，我去年的冬衣還在，不妨事的。」

她的冬衣林奴兒見過，都不知道多少年頭了，裏面的棉絮早跑光了，哪裏扛得住冬日的嚴寒？林奴兒打定主意要替她重新添置一件，她在瓊樓裏長大至今，只有孫婆婆關照她，在她心中，婆婆是比親人還要親的，林奴兒雖然一貫愛財吝嗇，但在這件事上，她卻絕不摳門。

趁著今日早上不必做事，她去了一趟裁縫鋪子，替孫婆婆訂了一套冬衣，破天荒地連價也不說，那掌櫃還笑著調侃道：「今天太陽打西邊兒出來了，林姑娘不殺價了。」

林奴兒臉兒圓乎乎，眼神十分真誠，笑咪咪地道：「一分價錢一分貨，這是替我婆婆做的衣裳，不殺價，勞煩掌櫃您替我把棉花絮嚴實些就好，別叫老人家冬天受了凍。」

聞言，那掌櫃感慨道：「妳這孩子倒有幾分孝心，放心便是，老朽自會替妳出最好的活計。」

林奴兒道了謝，這才離開裁縫鋪子，回瓊樓去了。

接下來一連幾天，林奴兒都沒見過柴永寧來，想是真的放棄了，她的一顆心也漸漸放了下來，她的錢快攢齊了，在贖身之前，不想再出別的什麼變故。

現在天氣越發的冷了，早起的時候能看見地上結出許多霜花，溝渠裏也凝了一層薄薄的冰。

淅淅瀝瀝下起雨來，一日冷過一日，孫婆婆的咳嗽也越發厲害，不能見風，一被風吹了，她就咳得止不住，藥也吃完了，林奴兒有些著急，她咬咬牙，從罈子裏又取了一些錢，讓小梨去找大夫抓藥。

出門時險些撞上一個人，啊呀一聲，對方嬌聲罵道：「要死啊妳，趕著去投胎呢。」

林奴兒抬頭一看，立即笑道：「是秋玉姊姊啊，實在對不住，沒撞著吧？」

秋玉打量她一眼，道：「妳這急匆匆的趕去哪裏？」

林奴兒張口就來，「姑娘燉了一盅燕窩在後廚，我得去看看好了沒有，秋玉姊姊這一身衣裳是新的吧？真漂亮。」

秋玉聽了誇，心情頓時好了不少，道：「罷了，妳去吧。」

林奴兒這才急忙離開，去到後廚，把碎銀交給小梨，叮囑她去買藥，數來數去，卻少了一粒，不知在哪裏丟了，林奴兒心疼不已，小梨卻睜大眼睛看著那些亮晶晶的碎銀子，驚奇道：「奴兒姊姊，妳哪裏來的這麼多銀子。」

林奴兒低聲道：「是姑娘賞的，妳別廢話，快去吧，婆婆的病耽擱不得。」

兩人說著話，屋裏頭又傳來了一連串沉悶的咳嗽，好長時間也不停，撕心裂肺的，小梨連忙點頭，把銀子揣在懷裏，道：「我這就去。」

「等等，」林奴兒想起一事來，道：「我替婆婆在裁縫鋪子裏訂了冬衣，今天應該做好了，我與妳一同出去。」

兩人便一起出了瓊樓，之後分頭走，林奴兒獨自往裁縫鋪子去，冬衣果然已經做好了，她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一遍，針腳細密，布料也柔軟結實，確實做得很好，她捧著那冬衣，心想，婆婆這個冬天肯定會舒服了。

林奴兒帶著冬衣回了瓊樓，路過側門時，正聽見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說話，她心裏一跳，定睛看去，竟是許久不見的柴永寧。

林奴兒下意識把身子藏入花木的陰影之中，然後快步往後院而去，眼下客人開始多起來了，她得去銀雪身邊伺候，只好先把冬衣放在屋子裏，然後回了前院，此時夜燈已經上了，樓裏輕歌曼舞，熱鬧繁華。

柴永寧今夜又點了銀雪，只是他看起來心情不是很好，銀雪輕聲細語地問了幾句，柴永寧卻不是很想回答。

他能說什麼？

說他那日無功而返之後，被他爹訓斥了一通，罵他盡出餽主意，柴永寧便息了那心思，誰知柴婉兒得知自己還是要嫁給秦王那個傻子，又不幹了，成日在府裏作天作地，哭鬧著要上吊投井，作戲的時候腳下一滑，井沒投成最後倒投了湖，大病一場，他爹娘也大吵一架，府裏亂成一鍋粥，柴永寧索性躲了出來，糟心事堵在心頭，即便是對著美人也有些興致缺缺。

銀雪看出了他不想說，便索性開始撫琴，柴永寧十分受用，林奴兒照舊在門口等候吩咐，忽然有個相熟的小丫鬟跑過來，低聲急道：「奴兒，出事了。」

林奴兒心裏咯噔一下，忙抓著她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那小丫鬟道：「是小梨，她偷了東西，被人抓住了。」

林奴兒大驚，「妳替我守一會兒，我去看看！」

那小丫鬟忙道：「妳自去便是。」

林奴兒飛快地下了樓，往後院奔去，聽得前面鬧哄哄的，火光微亮，秋玉提高了聲音，顯得有些尖利，罵道：「好妳個小娼婦，偷了我的東西還不認！妳就算把這一身骨頭扒下來稱斤賣了也沒這麼多錢！」

啪的一個響亮的耳光，小梨嗚嗚抽泣起來，含混地辯解道：「沒有，我沒有偷。」

「還說沒偷——」

「住手！」林奴兒奔了出去，外頭下著濛濛細雨，小梨果然站在庭院臺階下面，秋玉高高舉起巴掌要搨她，林奴兒氣急，一把拽過小梨護在身後，笑著道：「小梨偷了秋玉姊姊什麼東西，值得這樣大動肝火？」

秋玉挑眉，她原本生得有些顏色，但是襯著如今這盛氣凌人的表情，便顯得十足刻薄，她道：「這小娼婦偷了我的銀子，奴兒妳要幫著她？」

一口一個小娼婦，倒不知誰才是真正的娼婦，林奴兒心裏都氣笑了，「小梨是在後廚做事的，哪裏有機會偷姊姊的銀子，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」

秋玉不悅道：「這有什麼誤會？她一個燒火丫頭，怕是這輩子都沒見過銀子，不是偷，能是從哪裏來的？」

林奴兒轉頭看向小梨，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小梨捂著挨了打的側臉，淚眼汪汪地小聲解釋道：「銀子是妳給我的，我買了藥回來，路上不當心撞了秋玉姊姊一下，她非說我偷她東西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她便委屈地嗚咽起來，林奴兒深吸一口氣，總算是明白了，她對秋玉笑著解釋道：「秋玉姊姊，這銀子是我借給小梨的，不是偷來的。」

秋玉柳眉倒豎，「妳說借就是借啊？我看妳們是串通一氣的。」

她說著，推開林奴兒，一把揪住小梨的腮幫子，「偷了東西還不認，跟我見大娘子去！」

林奴兒心中一凜，見了大娘子，這事就不能善了了，樓裏的規矩，賣身的丫頭們是不能藏錢的，只是平日裏大家都偷偷摸摸，彼此過得去，一旦真鬧到了大娘子面前，無論是不是小梨偷的，她們倆都逃不了一頓皮肉之苦。

林奴兒心思電轉，立即拉住秋玉，「姊姊，倒不必這麼興師動眾，眼下樓裏客人多，大娘子且忙著呢。」

秋玉便住了手，斜眼看她，「說得有理，妳待怎地？」

這是敲竹槓呢，林奴兒暗暗啞了她一口，面上還要笑著，朝小梨使個眼色，「妳衝撞了姊姊，還不給她磕個頭賠罪？」

秋玉這才滿意地鬆開手，等小梨給她磕頭，忽然覺得有些不對，定睛一看，蹙眉道：「我手上怎麼沾了這許多墨？」

聞言，林奴兒和小梨的臉色登時劇變，秋玉把手指湊到燈籠底下，撚了撚，不是墨，倒似乎是黑色的眉粉，她驀然扭頭看向躲閃的小梨，一把將她扯過來，用手去揩她臉上的那顆大痣。

彼時天上正下著小雨，小梨臉上沾了雨水，沒兩下那顆碩大的痣就被擦掉了，露出底下光潔的皮膚來，上面只有一顆芝麻那麼大的小痣，秋玉頓時明白了，冷笑道：「好哇！妳好大的膽子，我就說怎麼這幾年，妳這顆痣越發的大了，原來是做了假的。」

她像是拿住了什麼把柄一般，緊緊扼住小梨的手臂，扯著她往前走，「跟我見大娘子去！」

小梨怕得不行，嗚嗚哭泣起來，林奴兒連忙上去攔，央求道：「好姊姊，別叫大娘子，求您了。」

秋玉不理她，林奴兒一咬牙，低聲道：「我這裏還有一點私房錢，都孝敬姊姊了。」

秋玉嗤地笑了，上下打量她一眼，意味不明地道：「妳有錢？妳有什麼錢？」

不等林奴兒答話，她又冷酷道：「今日一定要去見大娘子！在咱們樓裏還敢弄虛作假，不給她一點教訓吃，不知道馬王爺有幾隻眼。」

不論林奴兒如何求她，大娘子終究還是被驚動了，屋子裏頭燈火通明，把小梨的臉照得清清楚楚，有人用濕帕子擦去那些墨色的汗漬，露出原本白皙的皮膚來。她怕得瑟瑟發抖，小聲哭著，眼眶通紅，淚珠不斷往下掉，大娘子染了丹蔻的長指甲捏著她的下巴，用一種打量貨物的眼神審視著她，道：「這顆痣原來才這麼點子大，模樣生得也不錯，再教一教，倒是個好苗子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笑起來，「年紀也差不多。」

差不多的意思，就是能接客了。

小梨嚇得連哭都止住了，不停搖首，林奴兒埋著頭，袖中的手捏成拳，指甲幾乎要刺破手心，恍惚間似乎回到了八年前，大娘子也是這般，捉住年幼的她，捏著臉打量道——「這麼好的模樣，才花了八兩銀子，實在是划算，好好教一教，以後定然是咱們樓裏的頭牌姑娘。」

小梨細細的抽泣傳來，顯得無助又悲傷，伴隨著大娘子對秋玉的讚許，「這件事妳做得很好，明兒妳就挪個屋吧，以後只用接客，不必做活兒了。」

秋玉大喜過望，「謝謝大娘子。」

正在這時，一個聲音忽然道：「小梨不用接客！」

所有人都怔住了，大娘子轉過頭看過去，說話的人正是林奴兒，一看到她那胖乎乎的圓潤模樣，大娘子就覺得心裏梗得慌，八兩銀子買了個賠錢貨，她甚至不想再多看一眼，對左右的人吩咐道：「把她帶下去。」

林奴兒掙開那些人的手，高聲道：「大娘子，我給小梨贖身！她不用接客！」

屋子裏頓時譁然，這下不說別人，大娘子也倏地轉過頭來，懷疑道：「妳給她贖身？妳有銀子了？」

林奴兒咬牙道：「有！」

大娘子似是意外，又上下打量她一遍，「事先說好，當初買了妳進來是三兩銀子，吃了我這麼多年的飯，可別想著贖身也是三兩，至少得十兩才行。」

林奴兒沉著氣，「我有。」說完又索性道：「還有孫婆婆，一起贖了出去。」

大娘子想也不想地道：「那得再加五兩。」

林奴兒心裏略鬆一口氣，她原本想著把三人一道贖出去，但是錢還差一點兒，便一直攢著，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，她不能真的看著小梨去接客。

大娘子忽而問道：「妳只贖她們，自己呢？」

林奴兒抿著唇，不言語，大娘子便明白了，錢只夠贖兩人，遂重新審視了她一回，

「都說婁子無情，戲子無義，想不到咱們這瓊樓的風水竟然正了一回，出了妳這麼個有情義的丫頭。」她起身道：「走吧，去拿銀子。」

林奴兒看了小梨一眼，領著大娘子一行人往自己的住處去，她進了屋，便逕自去翻那桌下的地磚，大娘子納罕道：「妳這藏錢的方式倒也縝密。」

林奴兒不語，自顧自把方磚挖起來，無人發現秋玉往人群後面縮了縮，林奴兒一抱起罈子，便發覺不對，她怔在原地，彷彿被定了身一般，良久不動。

大娘子狐疑道：「怎麼，又捨不得了？」

林奴兒終於有了反應，她像是抱著最後一點希冀，搖了搖那罈子，平日裏會發出叮噠的脆響，可是今天裏面卻沒有一絲動靜，她高高舉起罈子摔下，嘩啦一聲，碎片四濺開來，仍舊是空空如也，一個銅板都沒有。

林奴兒面色慘白，哆嗦著唇道：「被、被偷了。」

她辛辛苦苦攢了七八年，裏面的每一個銅板都是認真擦拭過的，數了千萬遍，上面的每一道劃痕她都記得，可如今竟然一個都不剩了。

大娘子啊呀了一聲，有些遺憾地道：「那可就不成了，沒有銀子，怎麼能贖身？」

屋子裏擠滿了人，林奴兒的目光一一掃過她們，如刀一般，像是要從中揪出那個偷了她畢生積蓄的賊來，然而一無所獲。

大娘子拍了拍手，「來人，把小梨帶下去，洗刷洗刷，明兒派紅嬤嬤教她一些規矩……」

「大娘子，不好了！」

一個聲音由遠及近，高聲疾呼，大娘子皺了皺眉，只覺得今天晚上事兒太多了，不悅地道：「又怎麼了？」

「就是後廚那個老太婆，剛剛跌進池子裏頭去了，拉上來時快沒氣兒了，大娘子，要不要去請大夫？」

林奴兒如遭雷擊，尖叫一聲，她瘋了似的撞開人群，往門外奔去，夜色中，少女嘶啞的叫喊破空傳來，「婆婆！婆婆！」

細雨綿綿，冷得讓人心中發寒，所有人聽著那絕望的哀叫聲遠去，四周靜默無比，大娘子頓了頓，吩咐道：「去叫個大夫來看看吧，能救就救，再重新雇一個廚子也要不少錢。」

林奴兒趕過去的時候，看見孫婆婆正躺在地上，渾身上下濕淋淋，滿地都是水漬，她太老了，就像一把乾枯的稻草，浸了水之後就顯得更加乾瘦，一動不動，宛如死了一般。

林奴兒撲上去抱住她，「婆婆、婆婆您怎麼了？」

孫婆婆闔著眼，喉嚨裏發出咿呀的呻吟，拖著長音，很是不祥，林奴兒衝旁邊站著的小廝催促道：「快去請大夫呀！」

那小廝手足無措，「沒銀子，大娘子還沒來呢。」

林奴兒渾身上下都濕透了，髮絲一縷一縷貼在臉頰，她發著抖，牙齒咯咯打顫，不知是冷的還是怕的，銀子，銀子……

可是她現在已經沒有銀子了，她連婆婆都要失去了。

林奴兒將半昏迷的孫婆婆緊緊摟在懷裏，試圖用自己的體溫去替她暖一暖，好使她暖和起來，她喃喃著道：「婆婆，您不要丟下奴兒呀……」

不要再拋棄我了。

孫婆婆似乎聽見了這話，忽然就從混沌之中清醒過來，努力睜眼看她，張口就是一連串的急促咳嗽，像是要把心肝脾肺一塊咳出來似的，叫人聽著心裏發慌。

林奴兒大喜，連忙替她撫肩拍背，急急道：「婆婆，婆婆您還好嗎？」

孫婆婆終於止了咳嗽，吃力地伸出枯瘦的手，摸了摸她的臉，歎息一般地喚她，「奴兒啊……」

林奴兒激動道：「婆婆，我在，我在！」

老人冰冷的手摸索著她的臉，然後輕聲道：「奴兒啊……妳要好好活……要離開這裏啊……」

她說完這話，便長長地、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，彷彿將那一具枯瘦身體裏所有的生氣都歎了出去，林奴兒死死抱著她，把臉埋進她冰冷的脖頸處，撕心裂肺地痛哭起來。

少女的哭聲傳開，在這雨夜裏顯得無比淒涼絕望。

第三章 終於離開瓊樓

大娘子帶著人到的時候，孫婆婆已經去了，林奴兒哭得聲音沙啞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她皺著眉，問小廝道：「她怎麼會跌進池子裏的？」

那小廝支吾答道：「好像是聽四兒說了一嘴，小梨偷東西被抓著了，孫婆婆就趕緊跑出去，小人路過時聽見有落水聲，那會她已經在水裏泡著了……」

大娘子罵了他們幾句，又道：「罷了，派人去路口等著，大夫來了讓他回去。」

夜裏出診貴，眼下人都死了，就別浪費這個錢了。

林奴兒哭了好久，周圍人都散開了，她才把孫婆婆放在地上，起身飛奔回自己的小屋，取出那一件做好的冬衣，又回去，嗚咽著將簇新的夾襖替孫婆婆穿上，扣子一粒一粒扣好，下襬也抻整齊了。

她鄭重地做完這些事，抹了一把臉上的水漬，四下張望一會，聲音沙啞地問道：「小梨呢？」

相熟的丫頭有些不忍心，小聲答道：「被大娘子關起來了。」

林奴兒乾巴巴地哦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「勞煩姊姊幫我看著婆婆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她再次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地上零碎散落著罈子的碎片，她一步一步踏過去，從櫃子裏取出一件乾淨的衣裳換上，又仔細梳了頭髮，打扮齊整，這才轉身往前院去。樓裏歌舞昇平，處處歡聲笑語，一如既往的熱鬧，沒有人知道就在方才，她最敬愛的親人已經離她而去了。

林奴兒木然地上了樓，路上碰見一個人，她抬頭，直直地看過去，冷聲道：「是妳偷了我的錢。」

那目光如刀子一般，將秋玉釘在了原地，她面上閃過一瞬間的慌亂，很快就故作鎮靜，道：「誰偷妳的錢？妳有什麼證據？」

「不用證據，」林奴兒緩緩與她擦肩而過，低聲道：「一定就是妳。」

她想起自己交代小梨去買藥時，發現丟失了一粒碎銀子，在這之前，她出門只撞見了秋玉一個人。

只有秋玉知道她有錢！

林奴兒沒再回頭，她上了三樓，逕自走到廂房前，裏面傳來幽幽琴聲，她敲門入內，柴永寧正擁著銀雪聽琴，聞聲望來，林奴兒走到他的面前，然後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一個頭，「公子，我願意跟您離開瓊樓，求公子帶我走吧。」

聽見林奴兒這話，柴永寧與銀雪都覺得十分詫異，他挑起眉來，「可是如今我已不需要了。」

林奴兒把額頭貼在冰冷的地磚上，這讓她的腦子變得更加清明，她輕聲道：「公子需要的。」

「哦？」柴永寧道：「妳又如何知道？」

林奴兒終於抬起頭來，一雙幽黑的眸子望向他，「京師裏近幾日來並無世家結親，想來令表妹還未出嫁，奴兒觀公子今日愁眉不展，似有心事，斗膽猜測，此事可是還未解決？」

聞言，柴永寧這次是真的驚訝了，他像是頭一回看見林奴兒似的，仔細打量她，末了道：「妳這丫頭，竟有幾分聰明。」

林奴兒垂首道：「公子謬讚了。」

柴永寧想了想，還是道：「不過不湊巧，我已經改了主意，不打算使這伎倆了，來日若是東窗事發，怕是要落人把柄。」

林奴兒卻低聲道：「如何會東窗事發？真到了那一日，奴兒自會一力承擔罪責，再說了，您難道就只有一個表妹嗎？」

這話竟是與柴永寧當初的想法不謀而合，柴府只說要嫁一個小姐入王府，可沒說一定要嫁柴婉兒。

只是他爹不贊成，反倒把柴永寧痛罵了一頓，說他盡出些餽主意，柴永寧甚是鬱悶，如今聽林奴兒又說出這些話，他頓時覺得找到知音，總算是有人懂他了。

於是他十分欣悅，對林奴兒的印象好了不少，略一思索，便道：「那行，妳收拾收拾，明日一早就跟我離開。」

林奴兒磕了一個頭，感激道：「多謝公子。」然而她並未起來，只是伏在地上，身子輕顫。

柴永寧奇怪地問道：「還有何事？」

林奴兒抬起頭來，竟是淚流滿面，眼眶通紅，央求道：「公子容稟，奴兒自幼被賣入瓊樓，有一個妹妹相依為命，實在不忍與她分離，能否求公子開開恩，將她一起帶走？」

柴永寧皺了一下眉，想著買一個也是買，買兩個也是買，並不妨事，遂應了下來。一旁的銀雪看著林奴兒退出廂房，面上露出幾分疑惑，柴永寧摸了摸她的臉，「在想什麼？」

銀雪面上露出笑來，「奴家在想，公子竟然要給這丫頭贖身，真是她的福氣。」

柴永寧笑起來，揉了揉她小巧的耳垂，「等我日後想個法子，把妳也贖出去，妳可願意？」

聞言，銀雪雙眸一亮，乖巧應答，「好，奴家就等著公子了。」

林奴兒出了廂房，面上的表情褪去，變作漠然，她伸手抹去眼淚，這才抬步往樓下走，找到了正在喝茶的大娘子，道：「柴公子明日會贖我出去。」

大娘子噗地噴出茶來，面露震驚，「他失心瘋了？」

柴永寧要贖銀雪她都不驚訝，怎麼偏偏就贖了林奴兒這個胖丫頭？這買回去能幹什麼？怕是連床都會壓塌。

林奴兒不欲多解釋，只是道：「這大娘子就不必操心了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小梨也會一起走。」

聞言，大娘子便端著茶盞，微微眯起眼打量她，自從林奴兒日漸胖起來之後，她就從來沒有這樣認真仔細地看過她了，大娘子沉默片刻，末了道：「妳這丫頭，人生不過幾十年，何必要把自己活得那麼累？」

林奴兒沉靜答道：「若是能得到想要的，就不覺得累。」

大娘子笑了一聲，沒再說什麼，「既然妳明日就要走，今夜不必做事了，去收拾吧。」

不想林奴兒沒走，反而跪了下來，「婆婆已經去了，奴兒求大娘子，把婆婆的賣身契給奴兒吧。」

她低垂著頭，聽見上方傳來大娘子輕歎了一口氣，吩咐道：「翠兒，去把我那個匣子取來。」

孫婆婆的賣身契，就是一張輕飄飄的紙，上面寫了許多蠅頭小字，林奴兒也看不懂，她從沒識過字的，只瞧見末尾處有一個紅紅的指印。

她輕輕撫著那個印子，困住婆婆這麼多年的，原來就是這個東西。

她問大娘子，「婆婆叫什麼名字？」

大娘子想了想，道：「孫紅玉。」

真好聽，林奴兒想，眼睛一眨，淚水便滾落下來，打在紙頁上，把字沁出了一朵一朵細小的墨色花兒。

次日一早，林奴兒就帶著小梨，跟著柴永寧離開了瓊樓，往柴府的方向去，小梨第一次坐馬車，頗覺新奇，一雙眼睛到處看，手足無措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林奴兒扒著車窗往外看，瓊樓漸漸遠去，最後拐過街角，再也看不見了。

婆婆，我終於離開那裏了。

可是以後又會去往何處呢？

她趴在窗沿，黑玉一般的眸中露出茫然之色，一時間竟不知道自己如今的選擇是對還是錯，但事已至此，已經容不得她回頭了。

柴永寧領著兩人回府，果不其然又挨了柴尚書一通臭罵，他不服氣道：「您若有法子，自不必用我這餽主意。」

可是柴尚書也沒有什麼好主意，父子兩人爭執了一番，最後還是柴夫人拍板，反正人已買回來，她是捨不得讓女兒嫁給秦王那個傻子的，事情就這麼定下了。

林奴兒對這一切自然是毫不意外，還安慰忐忑的小梨，「也不盡是壞事，總有活路的。」

婚期就在十日後，已經很近了，柴府立即安排了教養嫵嫵來教導林奴兒規矩，還給她改了個名字叫柴晚晚，故意與柴婉兒同音，算作一個小小的把戲，日後也有回辯的餘地。

教了一兩日的規矩，柴府才發現林奴兒斗大的字不識一個，竟全然是個白丁，沒敢往外請先生，只讓柴永寧教著，姑且識得幾個算幾個。

林奴兒又是學規矩又是習字，她在書桌前捉著筆劃拉，柴永寧便百無聊賴地揮了揮她頭頂上盛著水的盤子，恨鐵不成鋼地道：「又寫錯了，妳怎麼這樣笨？我的銀雪不知比妳聰明多少！」

林奴兒翻了一個白眼，心道：口口聲聲你的銀雪，沒銀子你摸得著人家嗎？呸——柴永寧瞟她一眼，「妳是不是又在心裏罵我？」

林奴兒立即道：「沒有，怎麼可能？」

「那就是罵了。」

林奴兒閉了嘴，自從上次被他抓到自己背地裏會偷偷罵人之後，柴永寧就總疑心她在罵他，比如現在。

林奴兒清了清嗓子，轉過頭，眨巴著眼，十分真誠地望著他，「公子多慮了，奴兒怎麼敢？」

她那雙眸子漆黑如墨，很是好看，這樣看著人時，竟恍惚叫人生出一種被溫柔注視的感覺，彷彿這個人將一切的心思都袒露在你面前，純淨無垢。

柴永寧怔了一下，爾後不知怎麼生出幾分惱怒，皺著眉道：「快練妳的字吧，免得旁人以為我們柴府養出個白丁來。」

就這樣日復一日，直到婚期來臨那一天，林奴兒才將將不過習了一百來字，這已是不眠不休的結果了，柴府也沒指望真教出個什麼世家小姐來，面上糊弄得過去就行，反正眼下這關節，誰也顧不上秦王了。

大婚那一日，柴府的嫵嫵們拿了婚服來給林奴兒穿上，因著她體型圓胖，婚服也做得很大，像一個巨大的袋子，單袖子就能兜進一個小梨。

小梨踮著腳替她整理髮髻，看著上面的金飾髮簪，小聲感歎道：「好漂亮啊，奴兒姊姊。」

她這輩子還是頭一次這麼近距離地摸到黃金，林奴兒看見了銅鏡裏的滿頭珠翠，柴府很大方，就算不是正經的小姐出嫁，首飾婚服也是備得周全，倒不是因為多麼上心，而是因為這些都是順帶的。

就像柴永寧答應替她贖出小梨一樣，順便罷了。

林奴兒拚盡全力，小心翼翼，一個子兒一個子兒積攢了七八年的錢，到頭來卻成了一場空，而柴永寧隨口一句話，就輕鬆解決了問題。

她之前還想著，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們過得不比她快活，現在看來實在是可笑，有權有勢的快活，是她們這種人想像不到的。

林奴兒看著鏡子裏的自己，髮髻高挽，金簪玉墜，婚服赤紅如火，上面用金銀絲

線繡著各式各樣的花紋，仍舊是那一張圓如銀盤的臉，只是忽然變得十分陌生了。

嬤嬤道：「吉時到了，小姐請吧。」

外頭有人道：「宮裏派人來了，快些。」

那嬤嬤連忙把大紅的蓋頭往林奴兒頭上一罩，扶著她往門口走，林奴兒聽見了柴永寧的聲音，「都妥當了？」

「妥了妥了。」

那嬤嬤笑容可掬地道：「還得請大少爺把小姐背出去。」

柴永寧嘶地倒抽一口冷氣，震驚道：「我，背她？」他上下打量著那紅紅的一團，「我如何背得動？」

嬤嬤扯著他的袖子小聲道：「宮裏頭已經來人了，都看著呢，還得辛苦大少爺一回。」

柴永寧沒奈何，事到如今，倒也不拘這一樁了，便俯身背起林奴兒，一邊忍不住就拿出往日裏教訓自家妹妹的那一套，咬著牙低聲道：「妳以後記得少吃些，這麼胖，以後誰還娶——」

話到這裏忽然頓住，他想起林奴兒今天已經出嫁了，遂改口道：「這麼胖，以後誰背得起妳？」

林奴兒默默罵道：背不起就背不起，誰稀罕！

柴永寧跨出大門，又叮囑道：「秦王如今雖然年紀到了，但因為癡傻的緣故，並沒有出宮闈府，所以還住在皇宮裏，妳入宮以後，自己萬事小心。」

柴永寧也不知自己為何要這樣叮囑，他站在門口，看喜婆扶著林奴兒上了轎子，心想，興許是因為憐憫吧。

林奴兒蓋著大紅蓋頭，被送到了花轎上，她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聽見四周吹吹打打，伴隨著人群吵嚷，還有許多人高聲道喜，一派熱鬧非凡。

喜轎被抬起來的時候，所有人都看見轎夫們的肩膀往下一墜，又想起方才新娘子的體型，人群裏爆出一陣哄笑聲，有好事者喊道：「可穩著點些！別摔著王妃了。」

眾人又是大笑，嗩吶笙簫熱熱鬧鬧地響起來，一路往御街的方向而去，路邊不時有百姓過來觀看，這裏頭可是王妃，難得一見呢。

御街盡頭，路口排列著黑漆杈子，還有皇城禁軍看守，待見了迎親隊伍來，便立即有人出來把那些攔路的杈子都撤下。

小梨跟在喜轎旁，嗩吶聲音震得她兩耳嗡嗡作響，頭昏腦脹，抬頭望去，一眼就看見了城門口打頭的那匹大黑馬，馬上坐了個人，穿著大紅色喜服，頭戴金冠，在陽光下熠熠生輝，而更引人注目的則是他那張臉——眉如墨畫，鬢若刀裁，唇紅齒白，一雙眼睛如點漆一般，好一個少年郎！

只是少年郎手裏抓著一塊芝麻糖，正津津有味地吮吸著，眼睛盯著胸前掛著的紅綢，不時伸手去擺弄一下，順便把手掌上沾著的芝麻粒蹭掉，心無旁騖，就好像他只是單純出來吃糖瞧熱鬧似的。

小梨想，這怎麼看都不像一個正常的人。

喜轎到了近前停下來，候在顧梧身邊的宮人連忙提醒道：「王爺，該請王妃出來

了。」

顧梧卻置若罔聞，不理不睬，專心地吃著他的芝麻糖，連眼皮子也不抬一下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旁邊的宮人們不敢說什麼，於是顧梧很快就把兩塊芝麻糖都吃完了，他咂巴了一下嘴，四下裏望望，把手伸到一名宮人面前，道：「糖！」

那宮人苦著臉道：「哎哟我的王爺，都要成親了，怎麼還想著吃糖啊？」

顧梧見他不肯給，頓時鬧將起來，一把揪起他的帽子扔開，然後就要跳下馬，他這一通折騰，馬有些受驚，開始不安地走動起來，顧梧猶自不覺，如一個孩子那般大吵大嚷，「回去！回去！我要吃糖！」

宮人們連忙一擁而上，紛紛安撫他，但顧梧就是不聽，誰敢碰他，他就抓誰，十分的凶蠻，不少宮人的臉都被他撓出了血口子，叫苦不迭，這情景宛如一場鬧劇。正在這時，有個宮人靈機一動，忽然道：「王妃那裏有糖！」

顧梧一聽到糖這個字眼，頓時安靜下來，「糖在哪裏？」

宮人一看有戲，便趕緊指了指那大紅的喜轎，「王妃在轎子裏頭，王爺若是肯背她回宮，自然就有糖了。」

聽了這話，顧梧果然想下馬，眾人終於長舒了一口氣，連忙扶著他下來，又送他到了喜轎旁邊。

林奴兒原本坐在轎子裏，隱約聽見外頭鬧哄哄的，忽然間，轎簾子被一把掀開，透過蓋頭，能看見一個影影綽綽的人，緊接著，她的紅蓋頭就被粗暴地扯掉，林奴兒驚愕抬眸，正撞入一雙漆黑乾淨的眸子。

少年郎樣貌生得十分好看，只是神色過於天真了些，顯得有些違和古怪，他問道：「糖在哪裏？」

林奴兒愣了一下，很快明白過來，指了指自己的手，道：「糖在我的袖子裏。」

顧梧便想去抓她的袖子，林奴兒一抬手，叫他抓了一個空，哄道：「你得把我背回去，我才能給你糖。」

顧梧聽了，想也不想就滿口應道：「好！」

旁邊的宮人連忙搶上前來，把蓋頭給林奴兒遮上，一邊叫道：「王爺啊，現在可不能揭蓋頭。」

顧梧不理他們，一心一意想著自己的糖，在他眼裏，如今林奴兒就是他的糖，只要把她背回去了，自然就有糖吃。

顧梧蹲下身，朝林奴兒招手，「快來。」

林奴兒從轎子裏出來，俯身趴在他背上，有些擔心自己會不會把這單薄瘦削的少年郎壓倒。

然而事實證明她多慮了，雖然秦王年紀看起來不大，卻是很有力氣，背起她時步伐穩健，把之前踉踉蹌蹌的柴永寧甩出了十條街。

眾人看秦王背著小山一樣的王妃箭步如飛，連忙跟了上去，還作勢伸手護著兩人，生怕他一個不小心讓兩人都摔倒。

林奴兒趴在顧梧的背上，她低頭就能看見他的肩膀，清瘦卻十分有力，她忍不住想起柴永寧之前說的話來，心道：這不是有人背得起我了嗎？

顧梧背著林奴兒進了皇宮，路上竟然都沒有停下來休息，倒是那些隨行的宮人們有些跟不上了，林奴兒微微低頭，看見少年脖頸處的汗水，一點點打濕了襟口，沁成了暗紅的顏色。

她忍不住低聲問：「要不要歇一歇？」

顧梧卻一板一眼地道：「不！」

唯恐自己在路上歇一次，到時候得到的糖就會少一塊。

又走了一陣，林奴兒明顯聽見他的呼吸聲變得沉重而急促，步伐也不如之前那般穩健，到地方還不知要多少路程，她想了想，道：「你若歇一次，就多給你一塊糖。」

聽了這話，顧梧終於停住步子，把她放下，又過了一會，那些隨行的宮人們總算追了上來，呼哧喘氣地問：「王爺，您是累了嗎？」

顧梧不理他們，他似乎對林奴兒頭上的蓋頭起了興趣，伸手摸了摸，猛地揭開來，露出林奴兒的臉，然後又放下，像是覺得這樣很好玩。

不論宮人們如何勸告，他都當成耳旁風，聽得煩了還會動手打人，一巴掌抽過去，太監嬖嬖們便瞬間閉了嘴。

跟這位主子是不能講道理，也不能講規矩的，他動手還沒個輕重，萬一打出個什麼好歹來，都算自己活該倒楣。

再次啟程的時候，林奴兒就發現顧梧歇的次數變多了，幾乎走個十來步就歇一次，想騙糖的心思昭然若揭，她差點笑了。誰說他傻？這不是挺聰明的！

這麼走走停停，一行人終於趕在吉時之前到了重華宮，林奴兒的腳才剛剛踩在地上，便聽見一個尖細的嗓音道：「請殿下與王妃行合巹禮。」

林奴兒被這尖利的聲音嚇了一跳，心道：這說話的人究竟是男是女？

顧梧正抓著她的袖子捏來捏去，奇怪地問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他挺喜歡這個王妃，不像那些宮人，要麼笑得怪怪的，要麼就動不動跪下去，說話也不抬頭看他，十分無禮。

林奴兒湊到他耳邊悄聲道：「他是男人還是女人？」

顧梧想了想，扭頭叫住那太監，高聲問道：「你是男人還是女人？」

那太監原本是泰和宮裏的大太監，還是頭一回有人問他這種事情，表情頓時一陣扭曲，但還是擠出一個笑來，慢聲慢氣地道：「回殿下的話，奴才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。」

顧梧得了答案就不理他了，只回過頭來對林奴兒道：「他說他不男不女。」

殿內的眾人都忍不住嘻笑出聲，林奴兒也想笑，但是竭力忍住了，「哦，我知道了。」

顧梧拋開這事，又開始捉著她的袖子，往裏頭掏，一邊追問著，「糖呢？」

林奴兒還真藏了幾顆松子糖，原本是打算給小梨的，這會兒他要便給了，顧梧接過糖，皺著眉道：「怎麼才三塊？」

他之前少說在路上歇了十來回，林奴兒現在上哪兒給他弄十幾塊糖？哄他道：「我的袖子裏一次只能變出三塊糖，剩下的要明日才能變了。」

聞言，顧梧不疑有他，只捉著她的袖子，道：「我的袖子就不能變出糖，沒妳這個好，我們換換吧？」

林奴兒一本正經道：「只有我穿著才能變出糖，你穿了就沒用了。」

顧梧這才不高興地作罷，拿著那松子糖吃起來，一名宮人提醒道：「殿下，該行合巹禮了。」

司贊女官引著兩人行拜禮，大約是得了糖吃，顧梧這次很配合，讓做什麼便做什麼，林奴兒拜一拜，他便跟著拜一拜，女官忍不住道：「殿下，您只須兩拜便可。」

顧梧又不悅了，「為什麼她要比我多拜？」

女官：「……」

殿下您高興就好。

Crescent Family